

论唐代文言小说的“复活”题材

朱思敏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3)

摘要:唐代文言小说中出现的“复活”题材,以其志怪的内容从侧面宣传报应思想,其中又着力对佛法功德进行弘扬,而较少的部分则展现文人的话异之心和独特构想。这说明“复活”题材的出现主要受到佛教的影响。

关键词:唐代;文言小说;复活;题材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20(2010)04-0044-04

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儒道两家的思想占据中国文化的主流,重实黜虚,久视长生,中国人将眼光投注地上,关心这个现实的世界。而佛教入土中原以后,与之相关的三生观念、六道轮回、地狱天堂等观念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大量频繁出现了因果报应、复活飞升等故事题材。

—

笔者就唐五代文言小说中的“复活”题材进行研究,所依赖的文本是李时人编校的《全唐五代小说》,在这些文言小说中,共有152篇与复活相关,内容长短不一,其中有几篇出现同一题材的重复,如卷37和卷54的同名作品《李敏求》,卷42的《齐饶州》和卷43的《齐推女》等,只是个别人物的姓名略有出入。在众多复活故事中,有大量篇目在情节上存在相似之处。笔者先从人物复活原因对这些故事作一下分类,了解复活题材中有哪些情节模式。

从人物的复活方式来看,也可以分出很多种,第一种是依靠佛法僧的力量复活。死亡的主人公因为善持佛经,礼遇僧人,故而修福增寿,重返人世。这一类的篇幅比较多,共有25篇,卷3《郑师辩》、卷12《刘鸿渐》等讲述的是因诵经礼僧而复活的故事;第二种是依赖自己的奋力抗争和冥间的亲朋故旧的帮忙,这些相识之人多半在冥间担任职务,因此可以帮助主人公重返人间,此类的共有11篇,像卷16《金坛王丞》、《邓成》等,主人公在地府遇见自己的亲戚,通过他们的帮忙而再生复活;第三种是法术复活,有些法术高强的异士会通过符术召唤死者,共有10篇,如《邢和浦》、《梁革》、《兖州人》、《程逸人》、《穆将符》等;第四种就是故事的女主人公因情而复活,一共有7篇。

这类故事虽不占主体部分,但在后世发展蔚为大观,所以也略微提及一下。情之所钟,虽幽显殊途也无法阻止两个人在一起。卷14《张果女》、卷17《刘长史女》写的是人鬼相恋的故事,身为异物的女子因情复活,并与男子白头偕老。在这些故事里,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卷67的《崔护》,当日崔护只因口渴邂逅了丰姿美貌的姑娘,不料“人面不知何处去”的感叹让美娇娘感伤而亡,崔护闻之,痛哭流涕,他的深情厚意竟令身在幽冥的女子须臾开目,最终成就了一段唐诗佳话。唐人的浪漫无处不在,甚至在复活的志怪故事里也有所呈现。

此外,这其中还有一些人物复活的原因是不能归类其中的,故事中主人公死而复生的情节模式自成体系。一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作者旨在讲述一个奇异的故事,引起人们的兴趣。如卷7《李仲通婢》,通婢早死,埋于鄱陵。三年后,家人扫地,见发出土中,频扫不去,结果奋力一拔,就拔出了一个昏昏如醉的婢女。人们询问她有什么感觉,答曰如睡觉。平时她也活动如常人,没有丝毫异样,故事到此也就戛然而止。作者不在于指出人物死亡或者复活的原因,而只是以话异之心为人们讲述一个奇特的故事。与之类似的还有,卷78《刘氏子妻》云刘氏子妻尸骨复活。卷86《李信入冥》叙及李信复活后,手头都变成了胡人模样。卷16《郑会》《王穆》则写的是两位勇士被人砍断头,因命不当绝,奇异地复活。这些故事都很奇特,人物死得离奇,复活得令人诧异,它们的匪夷所思无疑会吸引读者的眼光。

第二种是借复活人物传语将来之事,重点突出命定的思想,所以人物的死亡和复活只是必备的程序,人物必须死亡才能进入异域,从而了解未来,必须复

[收稿日期]2010-05-28

[作者简介]朱思敏(1988—),女,安徽枞阳人,2008级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活才能向世人吐露这些信息。在这类故事里,作者就不着力描写人物死亡和复活的原因。卷55《奴苍壁》借苍壁死后看见冥间正在处理安史之乱的后事,预示了安史之乱即将爆发。卷79《羊愔》,写羊愔日午时忽仆地而亡,原来是被灵英使者邀入洞府,从而得知自己有仙缘,将来可成正果。外编卷3《孟知检》写孟知检死后在冥中见到故友,得知自己将来的寿禄。这些复活人物所讲的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

二

通过上文的分类,我们看到这些复活故事不仅死亡原因丰富,再生方式多样,而且整个故事情节也是多姿多彩,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生动的文学世界。

(一) 以复活写报应

在复活这一题材中,有一个特点很突出,那就是在众多复活故事中宣扬了报应的思想。报应是佛教思想的基石,主要是指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尝恶果。复活故事中很多人的死亡是因为报应所致。卷8《屈突仲任》叙主人公好杀牛羊等,这些牲畜在冥间向他索命;卷9《僧齐之》云齐之暴卒的原因是寺内青衣误以为他是杀人凶手之一,因此追诉;此类的还有如卷13《席豫》中席豫因杀羊而为羊所追诉。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报应不爽,这种报应思想糅合了佛教“不可杀生”的理念,令人对生命肃然起敬。

与此同时,复活题材中还有很多主人公是被误拿至冥府,这些人入冥之后,尽管因无罪而返回人世,但作者都要安排他们游历地府。随着佛经的大量被翻译,人们对佛国的地府也越来越有兴趣,文人士大夫便在作品中用诡异之笔描写阴森的冥间。冥府昏暗,道路难辨,房屋若人间官府之状,一方面陈列世人的功名寿禄的簿本,另一方面则设立惩罚世人的罪刑机构。游历之人一方面可以看到自己将来的寿禄,如《李敏求》中主人公在地府中了解到自己的前程,以及自己的禄运。另一方面可以领略地府是如何惩罚有罪之人。卷5《刘摩儿》作者借祁龙威的视角,描述了刘摩儿父子受镬汤之刑的苦楚。同卷《程普乐》则曰主人公在地狱中见到戏儿受惩罚的惨状。

地府的描绘同样是对报应思想的宣传,唯有在人世犯有过错,地府的酷刑才会加诸其身。卷12《田氏》叙田氏因在地府受罚,原因即是他好畋猎,多杀生。唐代人对地狱是好奇而恐慌的,相传当年吴道子作《地狱变相图》,使得长安城中的屠夫多数改行,从事别的职业。无论是画家还是文人,都乐意描绘地府的形状,足见人们受佛教影响之深,对报应有着独特的体悟。

(二) 借复活写佛法

复活题材除了宣扬报应不爽的道理,同时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展现了佛法的高明。在分析复活方式中,我们指出很多人物依靠佛法僧的力量复活。

佛法僧的力量即是功德的力量。在复活题材的小说里,经常能看到功德两个字。“功德是宗教意义上的道德。具体地说,功德观念乃是普遍的善行观念和印度宗教所特有的业报观念相结合的产物。”^[1]具体而言,有写经、诵经、念佛、造像、礼遇僧人,等等。冥界的人们非常推崇佛法,卷5《刘公信妻陈氏母》叙刘陈氏为其亡母写《法华》经卷,使其超生。写经功德大,诵经亦是,诵经之人在地狱多半得到礼遇。卷4《赵文信》云主人公在地府中看见一僧因诵《金刚般若》而有大功德,故而飞升上天。而早已作古的文人庾信,却因写文章好杂糅佛法被贬为龟身,受轮回之苦。再有,卷4《赵文若》云主人公复活是因诵《金刚般若经》之功,其他的如高法眼诵《法华经》从地狱中脱身(卷5《高法眼》),刘鸿渐诵《金刚经》而复活(卷12《刘鸿渐》),李洽因写《金光明经》而再生(卷13的《李洽》)等,皆是有功德之故。

佛家三宝有佛、法、僧,人们除了敬佛重法,礼遇僧人同样是大功德。在唐代文人的笔下,僧人的形象是比较高大的,出现过很多得道高僧。因此,优待僧人,向他们忏悔,人们也会得到佛法的庇佑。粗鲁如张法义,因曾向僧人做过忏悔,所以深陷地狱时,这位僧人就来解救他(卷4《张法义》)。猛将李知礼多杀生,受到阎王的惩罚时,家中供养的僧人也前来搭救(卷5《李知礼》)。而张瑶深处冥府时,也是家中供养的病僧来拯救他(卷17《张瑶》)。

之所以佛教的功德有如此大的威力,和当时的佛教宣传有关系,这将在下文中提到,此处不再赘述。

(三) 用复活抒情怀

在分类中,我们了解到,有很多复活故事是自成一体的,无法归入某一种模式。这类故事写到复活,往往只是以此为手段抒写别样的情怀。这种情怀既可以是话异之心,也不乏有唐代文人的思考。

复活本身让人感到奇异,在主人公身体凝然不动时,他的灵魂却周游各处,开始种种不凡经历,这些写进文学作品中自然令人觉其想落天外。如果说游历冥府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是一种常见的文人思维,那么置身其他幻境则是极大突破了世人的想象,更能反映文人自身的思考。古元之酒醉而卒,原来是被其亡祖带至和神国一游,那里环境清雅,没有任何俗世的纷扰。但凡是人世烦恼的问题在那都不存在,那里自有一套生存法则。这样的神仙世界焉知不是文人幻想的大同社会,从和神国的命名也可略见出文人对“和”的眷恋(卷32《古元之》)。

文人的思想总是奇特的,庄生梦蝶只是疑惑是否自己化身为蝶,唐代的文言小说则真切地让人化身为异物。卷13《张纵》和卷40《薛伟》的主人公都有变成鱼的经历,因好食鱼而得病死亡,鱼死之时就是人活之日。变身游鱼就真的经历鱼的生活,被鱼饵诱

惑、被人置于砧板之上,这种痛苦使得他们复活时就不愿再食鱼,而且体会出动物的不自由。这种体会只有文人才能构想得出,而借助复活这一题材,更显出它的奇异美。写女子因情而复活同样也是唐代文人浪漫的想象展现。与前面奇特故事不同的是,复活故事中还涉及有神道、冥官任意掠夺他人生命以及地狱贿赂现象,这些则是文人对现实官府的不满反映,

由此可见,复活这一题材多数情况下描绘的故事牵涉到佛教,只有少数部分旁涉其他,写出文人的才华与思考。

三

全唐五代文言小说之所以出现比较多的与复活相关的内容,探究原因,和这个时代有很大关系。唐代社会儒释道相互融合,佛教兴盛,并在民间征服了普通大众,这些自然也要反映到文学世界中去。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很少有复活的故事,《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让国人无法设想死而复生的离奇。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文学的格局就发生很大的变化,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复活题材的大量出现,与佛家“精灵起灭”论有着很大关系。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使人“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2]。因为人死后精神不灭,将来还会重生,所以复活就有了立论的根据,不是凭空杜撰的猜想。

唐代佛学兴盛,从唐太宗到僖宗共有八位皇帝信奉佛教,佛教影响了经济、政治、文学等诸多方面,尽管有反佛、灭佛的行动,但三教合一已成大局,基本保持恒定不变。而且,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佛教中国化的趋向就越来越明显。佛教宣传的不再是高深的义理,而是渐渐趋向民俗化,走进民众的心中。平民百姓相信因果,民间的观世音崇拜、《金刚经》崇拜,盛极一时。这种思潮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复活题材中才会出现佛法、功德等现象。

有学者指出“自汉魏至隋唐,佛教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生活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嬗变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推动作用。”^[3]比如复活故事里大量出现的经书、地狱、僧人等,它们即来源于佛教。在复活小说里,我们看到这几种经书被人念诵,如《法华经》、《金光明经》、《金刚经》等,它们都是六部大经之一。以《金刚经》为例,它是佛经中流传最广的一部,后来更成为禅宗用以弘扬的经典,从五世纪到八世纪这三百年间,共译八次,《金刚经》在唐代普及很广,抄本的流通量很大。最高统治者唐玄宗曾经御注《金刚经》,上行下效,这对《金刚经》的流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盛唐孟献忠《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所引《金刚般若经灵验记》来看,其中包含《救护

篇》、《延寿篇》、《灭罪篇》、《神力篇》等故事的流传,可见当时信徒对《金刚经》持诵功德非常重视。这些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复活题材的出现也和小说的内容以及作者有关。复活题材的小说征奇话异,按其内容来说可以列入志怪类。“唐朝的崇道佞佛,是志怪小说发展的思想基础,但也不可低估六朝志怪小说传统的深刻影响。”^[4]¹⁶⁰六朝志怪小说有很多是“释氏辅教之书”,弘扬佛教,很多佛教信徒创作一些鼓吹奉佛避厄、因果报应的小说。像《观世音应验记》、《宣验记》、《冥祥记》等,唐代的志怪小说,尤其是唐初的作品,就更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像唐临的《冥报记》,郎余令的《冥报拾遗》、戴孚的《广异记》,等等,从现存的文本来,他们的作品很多写到了与“复活”相关的题材。唐代临曾在自序里说“昔晋高士谢敷、尚书令傅亮、太子中书舍人张演、齐司徒事从中郎陆杲,或一时令望,或当代名家,并录《观世音应验记》,及齐竟陵王萧子良作《冥验记》、王琰作《冥祥记》,皆所以证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寤。临既慕其风旨,亦思以劝人,辄闻所录,集为此记,仍具陈所受及闻见缘由,言不饰文,事不扬曜,庶人见者能留意焉。”^[4]¹⁶²为了达到“证明善恶,劝戒将来”的目的,复活故事是最好的表达工具。因为它们要着力展现世人因罪业而必须承受的地狱酷刑,要着力展现世人因福业而重返人间的乐景,对比如此鲜明,自然可以令人警醒。

除此之外,大量出现的复活故事还和人们对生的强烈渴望相关。卷16《郑会》中判官说“至喜莫过重生。汝今得还,深足忻庆。吾虽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5]因为阴间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路曛黑不可辨”,人在阳世里积累的感情在阴间开始变得荡然无存。在我们的不完全统计中,复活故事的主人公除了依靠佛法复活以外,还有其他的复活方式,如因情复活、依靠法术复活等。

这种对生的渴望,一方面反映的是古代人对死亡的恐惧,恩斯特·卡西尔说过,人“对生命的不可毁灭的统一性的感情是如此强烈,如此不可动摇,以致到了否定和蔑视死亡这个事实的地步。在原始思维中,死亡绝没有被看成是服从一般法则的一种现象。它的发生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是取决于个别的和偶然的原因,是巫术、魔法或其他人的不利影响所导致”^[6]。另一方面,这种对生的渴望可以说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论语》中说“未知生,焉知死?”强调要关注生;道家更是追求长生不老,千方百计修炼内丹和外丹,尤其是帝王将相,为了追慕永恒的荣华富贵,他们希望能达到肉体的永存不朽。而民间“蝼蚁尚且偷生”之类的俗语更是普通民众鼓舞自己生存的信念。就唐代这个国力强盛的朝代而言,它侧面反映了唐人蓬勃的生命力。唐诗里有“醉卧沙场君

莫笑”的豪放,这种豪放之情从诗走向文,走向小说。小说中出现复活的主题,激励人们从阴暗的死亡世界走向光明。

综而言之,唐五代文言小说中出现的“复活”题材,展现了丰富的内容,一方面体现了文人的才华和构想,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受到佛教的影响,描写了一个奇异多姿的世界。“复活”题材的故事拓展了小说的想像空间,是唐五代文言小说花苑中绽放的一朵奇葩。

[参 考 文 献]

[1]方广錡. 中国佛教文化大观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46.

[2]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1: 87.

[3]俞晓红. 佛教与唐代白话小说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

[4]侯忠义. 隋唐五代小说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 160.

[5]李时人. 全唐五代小说: 第一册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429.

[6] (德)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107.

(责任编辑: 雷 凯)

On Theme of *Resurrection* in Classical Novels of Tang Dynasty's

ZHU Sim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 Wuhu , Anhui , 241003 China)

Abstract: The theme of *Resurrection* in classical novels of Tang Dynasty's , publicizes the ideas of retribution by compiling with odd contents from indirect sources , and develops dharma vigorously. The fewer compartments revealed the liberator's character of exotic and special imagination. This shows that the theme of *Resurrection*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Buddhism.

Key words: Tang Dynasty; classical novels; resurrection; theme

~~~~~  
(上接第 51 页)

[14]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 [M]//陈铁民. 王维集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038.

[15]旧唐书·韦见素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275.

[16]陈妍. 论韦应物诗中的盛唐情节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

[17]郎士元. 送王司马赴润州 [M]//全唐诗·卷二四八. 北

京: 中华书局, 1999: 2776.

[18]刘长卿. 赠睢阳李司仓 [M]//全唐诗·卷一四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1535.

[19]李端. 下第上薛侍郎 [M]//全唐诗·卷二八六.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3269.

(责任编辑: 雷 凯)

On Stooping of Wei Ying Wu

——the Misreading of *Feng Yang Kai Fu* by Wei Yingwu

TENG Hanyang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 200433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years , it is due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in reading the poem of *Feng Yang Kai Fu* by Wei Yingwu that the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authenticity and connotation of.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m based on the lates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Wei Yingwu's stooping did exist and shows that the poet changed from a playboy to a conscientious feudalistic official , which was related to factors as the Rebellion of An and Shi , the poet's family background and family status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postwar years. The stooping of Wei Yingwu reflected a historical fortune changing in scholars in Tang dynasty and had typ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Wei Yingwu; stooping; *Feng Yang Kai Fu*; misread